

本周书籍推荐

改革的逻辑

作者简介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间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

秋进入UCLA，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作有《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周其仁 著

内容简介

《改革的逻辑》内容简介：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他善于从现实世界出发，在《改革的逻辑》一书中，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风趣、直白的文字，将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改革的逻辑》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



改革的逻辑

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炸裂志

阎连科 著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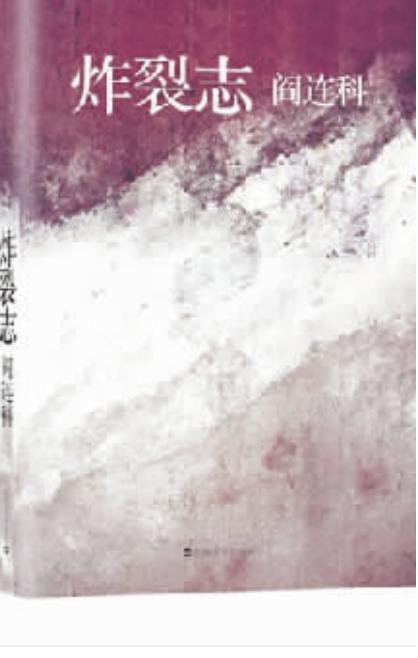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

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

华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内容简介

该书写了“炸裂”这个耙耧山脉深处一个村庄的30年。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地呈现了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两性博弈，家族的仇恨，历经沧桑依旧温暖的无功利的坚持，融合在了一起。是一部乡村志，也是一部精神史和心灵史。



炸裂志 阎连科

“你幸福吗？”央视一档新闻节目提出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忍俊不禁，同时也陷入思考。对夫妻来说，婚姻幸福感无比重要。因此，维护自己的婚姻很重要。

揭秘：
破坏婚姻幸福的
几大主因

近日，《中国人婚恋幸福感报告》出炉，调查显示，影响婚姻幸福感的十大因素依次是：夫妻二人间的情感、沟通、理解的意愿和能力，相互忠诚，孩子，收入，性生活，婆媳关系，对方与自己家人的关系，住房和家务工作分配。

该报告由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调查覆盖全国287个城市的数千人，涉及公司职员、公务员等十余种职业。其中一些数据颇具现实意义，我们请专家给出分析指导。

结婚7—10年幸福感最低。从调查结果看，总体上中国人的婚姻幸福感比较高，其中，3岁以下婚龄者感觉“很幸福”的占81.3%，幸福感指数最高；婚龄在7—10年的受访者中，仅有68.8%的人感觉“很幸福”，比例最低。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婚姻危机干预中心主任邸晓兰表示，结婚3年内，夫妻的幸福感都会比较高，这是因为初涉爱河的激动、甜蜜的二人世界、新的生活计划，都为彼此提供了一个良性刺激。

但随着时间流逝，婚姻会迎来一个“瓶颈期”，也就是俗称的“七年之痒”，这时的夫妻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工作压力大，婚姻生活变得枯燥，幸福感会降低。因此，老夫老妻更应该注重为“婚姻保鲜”，彼此多些关心、少些抱怨，关注性生活等，一起携手跨过婚姻的屏障。

出轨是婚姻头号杀手。尽管一些人对“婚外情”、“第三者”持“保留意见”，认为只要不触犯他人的利益就能接受。但调查中，“出轨”仍然是促使公众产生离婚想法的首要因素，比排在第二位的“家庭暴力”高出了17.5%。

婚恋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惠丽认为，现代社会中，各种机会和诱惑增多，婚姻危险因素也相应增加，因此，人们会觉得婚姻弥足珍贵，忠诚也比以往更加重要。

半数夫妻每天聊天时间不足一小时。调查中，“沟通、理解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婚姻幸福感的第二大因素，但实际生活中，过半受访者（58.9%）每天和爱人的聊天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李惠丽表示，结婚时间越久，交流、沟通越重要，所以老夫老妻尤其应每天拿出一小时时间和伴侣聊聊天，睡前、吃饭期间、工作间隙打个电话等，都能挤出交流时间。此外，还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感情，比如看电视时靠得近一点，走路拉着手。

六成人才认为感情比金钱重要。现代人普遍被认为越来越重物质，但实际上，超过六成夫妻都认为“有情胜过有钱”。即使在对未婚恋人的调查中，人品、性格、感情也是单身人士最先考虑的因素。

专家对此表示认同：“婚姻是个长久的过程，物质可以慢慢积累，但前提是两个人必须性格合适，有感情基础。”

“生活琐事”是吵架首要原因。在夫妻争吵原因中，居前五位的依次是生活琐事、生活习惯、孩子、沟通交流不畅和钱。上海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说，夫妻过日子，争吵不可避免，但双方相互指责，对对方的看法不以为然以及愤然离开，都是消极、恶性的争吵，会使两人距离越拉越远。良性争吵则不攻击对方，就事论事，吵完之后，开个玩笑、送个礼物，及时化解。

(钟文)

无关岁月

蒋勋

时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河，无法从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我们把时间划分成日、月、年，是从自然借来某一种现象，以地球、月球、太阳或季节的循环来假设时间的段落。时间，也便俨然似乎有了起点和终点，有了行进和栖息，有了盛旺和凋零，可以供人感怀伤逝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岁月的关口，明知道这关口什么也守不住，却因为这虚设的关口，仿佛也可以驻足流连片刻，可以掩了门关，任他外面急景凋年，我自与岁月无关啊！

今日的过年是与我童年相差很大了。

在父母的观念中，过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1951年许，我们到台湾，不仅保留了故乡过年的仪节规矩，也同时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习俗，我孩童时代的过年便显得异常热闹忙碌。

母亲对于北方过年的讲究十分坚持。一进腊月，各种腌腊风干的食物，便用炒过的花椒盐细细抹过，浸泡了酱油，用红绳穿挂了，一一吊晒在墙头竹竿上。用土坛封存发酵的豆腐乳、泡菜、糯米酒酿，一缸一瓮静静地置于屋檐角落。我时时要走近去，把耳朵贴在坛面上，仿佛可以听到那平静厚实的稳重大缸下酝酿着美丽动人的声音。

母亲也和邻居本地妇人们学做了发糕和闰年糕。

碾磨糯米的石磨现在是不常见到了。那从石磨下汨汨流出的白色米浆，被盛放在洗净的面粉袋中，扎成饱满厚实胖鼓鼓的样子，每每逗引孩子们禁不住去戳弄它们。水分被挤压以后凝结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笼里，底下加上彻夜不熄的炽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气味，混杂着炭火的烟气便日夜弥漫我们的巷弄。放假无事的孩童，在各处忙碌的大人脚边钻窜着，驱之不去。连那因为蒸年糕而时常引发的火警，消防车当当赶来急迫和匆促，也变成心中不可解说的紧张与兴奋。

早年台湾普遍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过年的确是一种兴奋的刺激，给贫困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一个高潮。

在忙碌与兴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可解的禁忌。孩子们一再被提醒着不准说不吉祥的话。禁忌到了连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联想也被禁止着。单方面地禁止孩子，便不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母亲就干脆用红纸写了几张“童言无忌”，四处张贴在我们所到之处。

母亲也十分忌讳在腊月间打破器物，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盘碗，必要说一句：“岁岁（碎碎）平安。”

这些小时候不十分懂，大了以后有一点厌烦的琐细的行为，现如今想起来是有不同滋味的。

远离故土的父母亲，在异地暂时安顿好简陋的居处，稍稍歇息了久经战乱的恐惧不安，稍稍减低了一点离散、饥饿、流亡的阴影，他们对于过年的慎重，他们许多看来迷信的禁忌，他们对食物刻意丰盛的储备，今天看来，似乎都隐含着不可言说的辛酸与悲哀。

我孩童时的过年，便对我有着这样深重的意义，而特别不能忘怀的自然是过年的高潮——除夕之夜了。除夕当天，母亲要蒸好几百个馒头。数量多到过年以后一两个月，我们便重复吃着一再蒸过的除夕的馒头。而据母亲说，我们离开故乡的时候，便是家乡的邻里们汇聚上了上百个馒头与白煮鸡蛋，送我们一家上路的。

馒头蒸好，打开笼盖的一刻，母亲特别紧张，她的慎重的表情也往往使顽皮的我们安静下来，仿佛知道这一刻寄托着她的感谢、怀念，她对幸福圆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祝愿。

我当时的工作便是拿一枝筷子，蘸了调好的红颜色，在每一个又胖又圆冒着热气的馒头正中央点一个鲜丽的红点。

在母亲忙着准备年夜饭的时候，父亲便裁了红纸，研了墨，用十分工整的字体在上面写一行小字：“历代本门祖宗神位”。

父亲把这字条高高贴在白墙上，下面用新买的脚踏缝衣机做桌案，铺了红布，置放了几盒果点，两台蜡烛，因为连香炉也没有，便用旧香烟罐装了米，上面覆了红纸，端端正正插了三炷香。香烟缭绕，我们都曾经依序跪在小竹凳上：向这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宗族的祖先神祠叩了头。

在人们的心中，如果还存在着对生命的慎重，对天地的感谢，对万物的敬爱与珍惜，便一定存在着这香烟缭绕的桌案吧。虽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在我的记忆中，却如同华贵庄严的神麻俎豆，有我对生命的慎重，有我对此身所有一切的敬与爱，使我此后永远懂得珍惜，也懂得感谢。

我喜欢除夕。年事增长，再到除夕，仿佛又回到了那领压岁钱的欢欣。我至今仍喜欢“压岁钱”这三个字，那样粗鄙直接，却说尽了对岁月的惶恐、珍重，和一点点的撒赖与贿赂。而这些，封存在簇新的红纸袋中，传递到孩童子侄们的手上，那抽象无情的时间也仿佛有了可以寄托的身份，有许多期许，有许多愿望。

